

分骨

吴克敬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分

Fen Gu

骨

吴克敬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 WX18N060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骨 / 吴克敬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8.6

ISBN 978-7-5695-0004-2

I. ①分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1785号

分 骨 FENGU

吴克敬 著

选题策划 刘东风
责任编辑 郭永新 姚蓓蕾
特邀校对 巩亚男 马 宁
装帧设计 白砚川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印 刷 西安雁展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mm×1020mm 1/16
印 张 14.25
插 页 1
字 数 206千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95-0004-2
定 价 38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血是没有了，肉是没有了，有血有肉的锁子就剩下火化后的一把骨头，堆在一个铺了桌布的台面上，任由师梦芳、牛秋乡、付心莲、龚小烟、鲜红玉、张子蕊、桂正香、上官兰、米细心她们，一人手捧一个雕漆绘彩的骨灰盒，小心地分拣着，分拣出自己想要的一点骨头，包在黄绸的方巾里，打起像是黄色玫瑰似的花结，盛殓进骨灰盒里，盖上盒盖，抱起来搂在怀里，像是搂着什么要命的宝贝，逶迤鱼贯地走了去。

飞魂在天的锁子，如云似烟，低头看下来，看着让他依然心牵，在他心头舍不得、放不下的女子们。

○ 目录

001 / 师梦芳
022 / 牛秋乡
040 / 付心莲
062 / 龚小烟
083 / 鲜红玉
108 / 张子蕊
127 / 桂正香
155 / 上官兰
185 / 米细心
209 / 分 骨
216 / 仰望锁子（后记）

师梦芳

你听我说，我上了手术台，切下来的乳房要拿桶装！

妇科病专家锁子面对他的患者师梦芳说出这句话时，不惊不诧，一点儿别的反应都没有，但却把师梦芳听得心惊肉跳，肠胃一阵悸动，不是她忍着，当下会呕吐出来。师梦芳想了，锁子多长时间上一次手术台？是每天都上吗？她已听他说过，几乎天天都要上。也就是说，他每天要切下一桶的乳房！那个盛装乳房的桶大吗？师梦芳想不出来，她只是一路想，西安城的大医院多了去了，每家医院都有锁子这样的妇科病医生，他们都像锁子一样，上了手术台，就要切下一桶的乳房吗？你切一桶乳房，他切一桶乳房，堆在一起，有多大呢？会如一座乳房堆积起来的坟冢吗？

师梦芳往锁子化成烟云的天上瞥了一眼，她不知道，那片幻化着各种形态的云烟，可就是锁子，但她蓦然就想起和锁子初识时他说的这一番话。

师梦芳听了锁子的话，她当时就那么吃惊地想着，想了一会儿就不敢往下想了。

那时的锁子，说话是多么让人惊惧呀！而且干脆，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。但是到后来，他身上插着几根管子，横躺在病床上，他就不会那么说话了。要命的疾病让他说出的话有气无力——他给陪在他身边的师梦芳说了，要她相信他——他就不是个好人。很显然，师梦芳并没有相信他说的话，于是他就还要说：“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我是个啥人我知道，我的确不是个好人。”

西安城摇了铃的妇科病专家锁子，这个时候每说一句话，都把他累得额头上要冒出一层细汗。师梦芳的手里握着张汗巾纸，她看见锁子额头上的细

汗了，就及时地伸手粘了去。锁子说他不是个好人，别人怎么看，师梦芳不知道，但她自己是要反对的，所以在锁子这么说的时侯，她的脸是微笑的，满含着一种知性女人才有的那样一种温暖。她心疼着突然倒在病床上的锁子，尽己所能地陪护着他，想要他好起来，像他过去一样，在他的工作岗位上，为患有妇科疾病的女人排忧解难、祛病消灾。但是种种迹象都预示着，妇科专家锁子，很难再健康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了。塑胶的管子，一根白，一根黄，一根绿，插在锁子身体上的不同部位，让心疼着他的师梦芳看着，它们几乎都是从锁子身体里抽出来的一截小肠或血管似的……锁子喘着气，他还想给师梦芳强调他说的话——他不是个好人。师梦芳却及时地拧过头去，眼眶里蓦地就是一汪泪水。

在这一刻，师梦芳想起了牛秋乡、付心莲、鲜红玉、龚小烟，自然还有桂正香、张子蕊、上官兰、米细心她们。她想，锁子把他不是个好人的话，可也给她们都说过？

师梦芳没有多想，她很确定地认为，锁子也给她们都说了。

师梦芳还坚定地认为，她们都会如她一样，是不相信锁子自贬的那句话的。

二

在西安市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师梦芳，生得那叫一个好——见没见过她人不要紧，在电视屏幕上瞧一眼，你就会记住她，惊叹她条子顺、盘子靓。什么是条子？什么是盘子？在西安城的街巷里走一走就知道了，条子是指身材，盘子是指脸面。西安城的人就是这样，但凡夸一个女子生得好，又不好直说出来，就用“条子”和“盘子”来表达了。条子顺、盘子靓的师梦芳，主持的那档节目叫《都市时尚》，每晚八点半到九点，她会雷打不动，

准时准点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前天晚上，她面对观众，说的是时尚着装的话题；到了昨天晚上，就换成了时尚化妆的话题；到了今天晚上，话题还要换，可能换成时尚饮食，或者是时尚养生……她的话题可真多啊！每晚一个话题，说了好几年了，好像就没重复过，总是非常新鲜，非常抓人。师梦芳因此培育了好多粉丝。别人因为什么迷醉于师梦芳，锁子不知道，糊涂着，但他自己因为什么喜欢师梦芳呢？他想了许多遍，还是像师梦芳的粉丝们一样，不知道，糊涂着。总之，他如果不是加班，等在家里，仿佛等的就是师梦芳和她主持的《都市时尚》。不论做什么——翻阅报纸新闻、学习医学知识、盯着电视屏幕发呆……只要到了这个时间点上，他都会撂开手上的报纸或书籍，打开电视机，或者换台，找出师梦芳主持的《都市时尚》栏目来，做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。

西安妇女专科医院里，师梦芳的粉丝真是不少。在锁子身边，协助他工作的几位护士，就都是师梦芳的粉丝。她们上班的时候，交头接耳议论的事，大多离不开师梦芳和她主持的《都市时尚》节目。

——时间过得真快，五年多了吧，锁子像在平常日子里一样，清早起来，刷了牙，洗了脸，磨了手指甲。对了，作为妇科医生的锁子，养成了这个习惯——别人可以几天剪一次手指甲，他不能，他必须天天磨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的手是妇科医生的手，他有责任触摸求诊女子的皮肤，常常又还是她们最为敏感的那一部分皮肤，他不把自己的手指甲磨平滑了怎么行？把自己收拾利落，锁子上班来了。他一走进医院的门诊大楼，就会迎来一双双热切的眼睛。那些眼睛注视着他，看着他从她们中间走过，走进他位于二楼的专家诊室。

门诊楼里满是人，一楼的大厅里如此，二楼的过厅里亦如此。尤其是二楼的过厅，人似乎更稠密一些，仅有的两排候诊椅子，根本不够她们坐。因此，太多太多的人就都以各种各样的姿态站着，有无论色相没色相，又几乎都是同一种情态——她们都是女人，她们都生着两只乳房，她们之所以赶到妇女专科医院的门诊大楼二楼来，挂了锁子的号，求诊于锁子，是因为她们乳房都出了问题。她们从不同渠道得知，在这里的专家门诊室里坐诊的锁子大夫，是西安城解决这一问题最有办法的人。她们来，就是冲着他的。所

以，锁子从一楼的人群里走出来时，二楼眼尖的人就已发现了他。待他迈着稳健的步子，从相对宽阔的楼梯上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二楼，走到候诊在这里的女患者中间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阵骚动。当然，对那样的骚动不仔细体会，还觉不出有多么惊心动魄，仔细地体会了，自然感同身受。锁子不是一段木头，不是一截铁杵，他从挂了他的专家号、在二楼他的专家诊室外过厅里等的女人伙里走，他是太有体会了。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渴望获得他准确诊疗的女人们，在他走到她们中间时引起的骚动，很多时候，就都表现在她们的眼睛里。那样的眼睛不论年轻年老，骚骚乱乱地撞到他的身上，就是慌乱中夹杂着些许欣慰，惊惧中夹杂着些许期望……锁子就在那一片眼睛制造的骚乱中，从从容容、不紧不慢地走到他专家门诊室的门口，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插进锁孔，转动着……就要打开门时，他回了一下头。

锁子知道他必须从从容容、不紧不慢，这是他的职业需要的，也是向他求诊的女人们需要的。过去的早晨，锁子来他的诊室，开锁时回不回头，他没有意识，自然也不知道。但是这个早晨，他回头了。一回头，竟立即惹得他心慌意乱，不可自禁。

锁子忘不了，这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。妇女专科医院的院子里，牡丹花和玫瑰花，还有芍药和月季，全都开得灿灿烂烂。他之所以回头，不是因为那些开得灿烂的花儿，他回头了，完全出于一种本能，抑或是某种无法捉摸的牵引，他必须要回一下头。他天天如此，从众多患者夹峙的诊室走廊走过时，知道身上会挂满求诊女人的眼睛，他动一下身子，那些眼睛丁零当啷能掉一地。他懂得那众多的眼睛，也同情那众多的眼睛。在这个早晨，他仿佛突然开了天眼，或是第六感觉起了作用——他从众多的眼睛里感觉到了一双特别的眼睛，是这双眼睛让他回头了。正是这一回头，他看见了在《都市时尚》里经常看到的师梦芳。他扭动锁孔的动作迟疑了一下，深藏着的心，也不由自主地悸动了一下。他发现真实的师梦芳，比电视屏幕上的她更好看，眼睛如花儿一样，面容如花儿一样，还有她的整个身体，都如一朵盛开着的花儿一样。

锁子笑了，他是对师梦芳笑的，但他知道，他的笑虽然温暖平静，可他

的心却不能自禁地慌了起来。

通常的情况是，锁子上午出专家门诊，下午则安排手术。他在这个上午，依着挂号顺序，向来求诊的妇女患者询问她们的病情，仔细地诊断着。需要做B超的，就开单子让她们做B超；需要做钼靶的，就开单子让她们做钼靶。当然，他还可以用手去摸……妇女患者之所以信任他，都不在于B超和钼靶，而都在于他的手。他摸了患者感觉患病的地方，即使不做B超、钼靶，他说是什么，大家都会相信是什么。西安城里有这样一个传说，传说锁子的手是比B超和钼靶还有感觉哩！协助他的护士，在专家门诊室的外边，依次叫着号。叫到前八位，每位患者都急煎煎地进门来，诚惶诚恐地接受锁子的检查。但是叫到九号时，小护士叫了三遍，都没人应声，自然也就没人进入诊室接受锁子的检查。小护士就越过了九号，叫了十号进诊室检查去了。一个上午，锁子忙在他的诊室里，期间还出来了一次，上了一趟卫生间，很自然的，他又看见了坐在楼厅里候诊的师梦芳。对此，锁子没有怎么多想，以为师梦芳的专家号挂得晚，排在了后边。但是他把楼道过厅里挂了他号的妇女患者都检查完了，师梦芳还坐在楼厅里的排椅上，没有进他的诊室来检查。

诊室门口的小护士都问师梦芳了。小护士看来早已认出了师梦芳，所以问出的话中有点胆怯，但更多的还是敬慕：“您……是来检查……”

小护士的话没有完全问出口，师梦芳“嚯”地站起来，没有往锁子的专家诊室里去，而是向二楼楼梯的方向走了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锁子从他的专家诊室里走了出来。他看见走向楼梯口的师梦芳，冲着她的背影叫了一声：“你是挂的九号吗？”

锁子的专家号是很紧张的。一个上午，从一号看起，锁子看到了最后一个号，只有九号没进他的诊室。他在诊室里，听到小护士叫了九号的，叫了还不只一声，但九号没有进来，一直没有进来，所以锁子认定师梦芳就是九号了。

三

听到锁子的叫声，师梦芳收住脚，并慢慢地转回头，向锁子的门诊室走了来。她在跨进门的一瞬间，把她攥在手里的挂号签，推到了锁子的手里，接着又把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给了锁子。

师梦芳给锁子说：“都是其他医院诊断的。”

锁子走回到他的诊断桌前，自己坐下来，并示意师梦芳在他的对面坐下来。两人坐了个面对面，却谁也不看谁。锁子埋头在牛皮纸袋里拿出来的一沓诊断资料上，师梦芳则埋头在她的十根手指上，挨着个儿观察她修剪得十分洁净的指甲盖儿。

一厚沓的诊断资料，来自西安市的三家医院。这一点，锁子简单地一翻，就看得非常清楚。现在的患者，哪儿有问题，特别是严重点儿的问题，都要看过几家医院，才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。对此，锁子一点儿都不惊讶，甚而还十分理解——对自己的身体，多用些心是必要的，费点时间、费点钱财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锁子先把师梦芳的诊断资料粗看了看，然后抽出几页关键的检查报告，仔细研究了一阵。他抬起头来，平视着坐在他对面的师梦芳。

锁子说：“把你上衣下边的两颗纽扣解开。”

听到锁子这么说话，师梦芳不再观察她的指甲盖儿了。她也抬起头来，看向要她解开上衣下边纽扣的锁子，目光里有一丝惊愕，还有一丝羞怯。

锁子强调了一下他的要求：“就下边两颗纽扣，解开来，到帘子背后去。”

是锁子的提示，让师梦芳发现，就在诊室进门的偏角，有一圈浅绿色的布帘，很好地围住一张窄窄的诊疗床。师梦芳能怎么办呢？她听话地站起来，踱到布帘里边，解开了她上衣下边的两颗扣子，顺势躺在了诊疗床上。

师梦芳的问题出在乳房上。市电视台集体查体，医生发现师梦芳的右侧乳房里有一个肿块，要她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师梦芳没敢怠慢，她接连

走了西安市三家医院，这三家医院有医学院附属医院，还有驻地军队医院。随便哪家医院，都非常权威，非常有名，医生们给师梦芳检查病情，其实都有医生用手触摸这一环节，但是都被师梦芳拒绝了，她只接受他们的仪器诊断。师梦芳的心里存在着一线幻想，幻想着她的乳房里没有那一个肿块。可是不幸得很，所有的诊断，都指向了一个可怕的字眼——“乳腺肿瘤”！师梦芳不敢幻想了，她到市妇女专科医院来，挂了锁子的专家号，是想确认她的幻想就是幻想，还是会变成现实，她也好做她的决断。因此，她没有拒绝锁子对她的要求，她允许他从她解开的衣扣下边，把他的手伸进去，触摸她的乳房了。

这个思想准备，师梦芳在来挂锁子的专家号时就有了，但她依然戴着她戴习惯了的乳罩。因此，她躺在诊断床上的样子，一切都极平顺，唯独她的胸前，撑起的乳房就如挺起的两座乳山。

锁子的手从师梦芳的衣襟下伸进来了。他是属蛇的吗？他没戴手套，医用白布手套、塑料薄膜手套，他统统没戴，就那么裸着手，从师梦芳的衣襟下伸了进来。凉飕飕的，让师梦芳很容易地想到了蛇，据说冷血动物的蛇，就有那种凉飕飕的触感。锁子如蛇一样的手，从师梦芳光滑平坦的肚皮上迅速滑过。他触摸到了师梦芳的乳房，戴着乳罩的乳房。锁子浅浅地笑了一下，他把伸进师梦芳衣襟里的手抽了出来，他给师梦芳说了。

锁子说：“起来把乳罩摘了。”

锁子说着话背过身去，暂时地走出布帘，他等着师梦芳摘除她的乳罩。师梦芳呢，她看见了锁子浅浅的笑，她自己也有点知趣地笑了笑，从诊断床上爬起来，双手从衣襟的后背伸进去，把乳罩的扣子解了开来，然后又横躺在诊断床上。

锁子的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吗？背身站在布帘外的他，就在师梦芳解除了乳罩的扣子，往诊断床上躺的时候，再次站在诊断床前，再次地把他蛇一般凉飕飕的手，伸进师梦芳的衣襟下，滑过她的肚腹，滑到她的乳房上……这一次没有了乳罩的隔阻，锁子就很方便地握住了师梦芳的乳房。他的手在伸进师梦芳衣襟、握住师梦芳乳房前，是在诊室的水龙头下洗过的，因此特别凉。这让师梦芳再一次地想到了蛇，蛇在吞食一头小动物的时候，可不就是

这个样子吗？师梦芳的眉头蹙了一下，眼睛也随之闭合起来……她没有办法，她只能任由锁子在她的乳房上触摸，触摸了左边的乳房，又去触摸右边的乳房。锁子触摸得可太仔细了，从乳尖到乳晕，再到整个乳房，一点点都触摸到了。而且是，他触摸她乳房的手法，也十分多样，她不知道这可是一个医生必需的诊断方法，十根手指，或轻或重，或按或压，或捏或拽……把她的乳房彻底地捏揣触摸了一个遍。

从小到大，到现在成为西安市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师梦芳很想有人触摸她深藏不露的乳房。当然，这个人必须是她爱着的人，她愿意把自己托付给爱她的人。可是很遗憾，她都三十岁往上奔了，却一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。不过，她有那样的敏感，有太多的人是很觊觎，进而还很眼馋她的乳房的，这些人里，有的权力大，有的财力大。她知道台里个别女主持，前前后后的，都已把自己交给了权力大或财力大的人了。师梦芳不，她宁肯一辈子独身，也绝不犯那样的贱！有些年头了，她在心里想过，谁是第一个触摸她乳房的人，她就嫁给他，做他不离不弃的爱人。

想不到，锁子成了第一个触摸她乳房的人。这么想着，蹙着眉头、闭着眼睛的师梦芳，把她的眉头舒展了开来，眼睛呢，也睁了开来，而脸上还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。

锁子能算数吗？他触摸了师梦芳的乳房，但他用来触摸她的手，完全只是作为妇科专家的手吗？

四

认真仔细地触摸完了师梦芳的乳房，锁子把他的手从师梦芳的衣襟下抽出来，他给师梦芳说：“起来，把扣子扣上。”

因为师梦芳是锁子上午的最后一位患者，因为他还有点时间，因为起来

扣好衣裳扣子的师梦芳，这时候又坐在了锁子的对面，满心忐忑、满脸期待地看着锁子，使得锁子不好一开口就说出他对师梦芳病情的诊断，他和师梦芳闲扯了起来。

锁子说：“还单身过着吧。”

师梦芳没接锁子的话，但她的神情已肯定地回答了锁子。

锁子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尽管他像师梦芳一样，也单身过着，可他的职业，让他在妇女身体方面有了比他人更多的了解。他是妇科专家，他为妇女治疗乳腺疾病，每天都要触摸许多女患者的乳房，长年累月，他不用眼见，只是那么轻轻的一个触摸，就能判断患者是单身着，还是结婚了；是未生育，还是生育过。这些信息都在女患者的乳房上明明白白地呈现着。锁子触摸到师梦芳的乳房，是坚挺圆润的。特别是她的乳尖，还深深地缩在乳房里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她的乳房还是一片处女地，一片未经男人蹂躏的处女地！为此，锁子刚触摸到时，自己都无法觉察地在心里感慨了一声。

如今，像师梦芳这样的女子，谁还会是她这个样子？

心里的感慨一直在锁子的心头上存在着，他给师梦芳说：“现在的人啊，生活是太好了，住的房子大，睡的床铺宽，吃的精食多，可这样的好那样的好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的，谁知道隐藏在其中的危险呢？”

没头没脑的一堆话，听得师梦芳一头雾水。她不知道一个妇科专家，给她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意。

师梦芳问锁子了：“我是来看病的，你说那些关我什么事？”

锁子听出了师梦芳的埋怨，说：“你别不耐烦，听我说，字字句句都对着你的病症。”

师梦芳睁大了眼睛，脸上满是疑惑。

锁子不卖关子，他说：“夫妻们的生活，就该是有夫妻生活的样子。现在倒好，房子大了，一人住一间屋子，这像夫妻吗？这是最差的。好一点的同住一间屋子，同睡一张床铺，可是床铺太宽了，一人睡一边，伸长了胳膊伸长了手，也是一个摸不着一个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。夫妻间没有了身体的交流，夫妻间该有的游戏少做，甚至不做，这是不正常的，而且是有害的。我在这里为女同胞诊治疾病，问了不少人，几乎都是这样的生

活方式，结果自然也就差不多一样了。何况你，还单身着……”锁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自嘲地还说了自己一句。他说：“我呀，也是单身着。我们今天的单身太多了，我无法判断这样好与不好，我也知道这不能简单地归罪于自己，没有遇到合适的人，你让人家怎么办？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老大不小了，我们都得想想自己的身体，正是生命蓬勃的青春年华，我们有理想，我们的理性约束着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怎么办？身体是自然成长的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身体必须有身体自己的活法，用理性限制身体，身体的问题就来了，就以身体所能表达的方式，来警告抗议理性了。”

师梦芳隐约听懂了锁子的话，她的眼睛已不是睁大的那一种形态，而是瞪得圆圆的，惊疑的脸上还淡淡发起了烧。

锁子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继续着自己的说道：“还有乳罩，女性用品专柜里陈列着多少样式的乳罩啊！大小，花花绿绿，蕾丝花边的，透明肩带的，谁能数得过来？我们的女性用品设计师，真是太有才、太有创意了。可在我看来，那形形色色的乳罩，就都是乳房的囚牢，把乳房囚禁起来，锁上一道隐藏着的铁箍，让乳房失去自由，难得空间，这可是太有害了。兔子一样的乳房，活蹦乱跳，是该有自己的自由和空间的，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所谓的美，而把它们剥夺了去。”

锁子太能说了，他说得师梦芳目瞪口呆。她的眼睛不再躲闪锁子，而是神情专注地看着他。她还在心里想，锁子如果放弃他的妇科专家身份，到他们电视台当一名主持人，做得一定比她还要好。

不能自禁地，师梦芳开口了。她说：“你到我的《都市时尚》做一档妇女健康栏目，肯定会大受欢迎。”

锁子被师梦芳这么一夸，他不好再说下去了。他想师梦芳也太敬业了，她到他这里来，没有做节目的设想吧？她是来检查病情的。可她听他一番说道，不往她的疾病上想，想的还是她的节目，这让同样敬业的锁子不能不佩服师梦芳了。但这时候，不是他要佩服谁的时候，他有一句话，必须说给师梦芳。

锁子说：“你们新闻人，在哪儿都能发现新闻。”

师梦芳依然沿着她的思路，说：“我不骗你，你说的问题是普遍的，正

是妇女们所关心和要了解的。”

锁子说：“好了，我就不卖嘴了。”

师梦芳晓得社会上把他们在电视台和电台做主持的人，都叫“卖嘴的”。“锁子这么说，是说他自己呢？还是说我师梦芳？”师梦芳这么想着，觉得锁子也是，真如他们电视台、电台的主持人，很会“卖嘴”。师梦芳在锁子的话语引导下，把她来瞧乳房病患的事淡了下来，竟然顺着他的话语来说了。

师梦芳说：“社会上说我们电视台、电台的主持人卖嘴，你不是，你是救死扶伤的医疗专家。”

锁子发现他说的话起了作用，让师梦芳的神情松弛了下来，因此，他不再瞎绕弯子，而是直接地给师梦芳说了。

锁子说：“几家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，你的左乳是有一点问题。”

听着锁子给自己扯了那么一河滩杂话，师梦芳原本不知不觉地又幻想了起来，幻想前头几家医院的诊断都是误诊。锁子轻松的神态和他几乎可称滔滔不绝的闲扯，更进一步强化了师梦芳的幻想。但他却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肯定的话，让师梦芳差不多松弛下来的情绪，突然又紧张了起来。

师梦芳说：“那我……我该怎么办？”

锁子说：“立即住院，手术治疗。”

师梦芳说：“非得手术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锁子说：“你的顾虑我知道，我也能理解，但目前的医疗水平，中外一个样，还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手术。”

虽说师梦芳是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但在疾病面前，特别是想到要在她的乳房上动刀子，她和所有罹患此病的女人一个样，首先想到的是，手术后还能不能保证她的乳房像以前一样完整，像以前一样美观。女人啊，谁愿意自己的胸脯瘪下去呢。

这是女人的悲哀了。她们忘记了乳房之所以为乳房，天生就是为了哺乳后代用的，那是人体器官的一个实用器。发展到现在，乳房却变为一个观赏对象，谁的乳房丰满，谁的乳房就美观、就好看。张艺谋弄的那个电影叫什么？《满城尽戴黄金甲》是吧，里边的女人，是王后，是婢女，一个都不能

少地都被导演用什么东西垫得又高又翘……历史真是那样吗？锁子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人类太会折磨女人了。千余年的封建时代，说是女人的小脚好看，普天之下的女人，就断骨折筋，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脚缠裹成如端午祭奠屈原大人的粽子一样，还美其名曰“三寸金莲”。好不容易解放了女人的脚，现在又宣扬起“丰乳肥臀”来，女人们唯恐自己的乳房不丰，到什么劳什子的美容院里去，把乳房割开一道口子，往乳房里垫上东西，垫得高高的翘翘的，这就好看了吗？唉！一言难尽啊，女人的乳房太受罪了。

面对着他十分钦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师梦芳，锁子不能自禁地又要慨叹了。

“啊啊啊……”锁子在他的工作中，经常地会在心里慨叹，“受苦受难的乳房啊！”

师梦芳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时讲得铿锵好听的普通话，这时变得颤抖起来，微弱起来。她说：“你是专家，你能保证……”

师梦芳说着说不下去了。锁子就跟着说：“如果是良性的，就一定能保证。”

师梦芳又听出了一种幻想，她急切而又无奈地说：“那么不是良性的呢？”

锁子迟疑了会儿，说：“我尽量吧。”

五

事情看来还不是那么糟糕。师梦芳回到电视台，把她的工作向台里交代了一下，这就住到西安妇女专科医院里来了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事情没有确定下来之前——特别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的事，她是恐惧的，当然更是犹疑的，而一旦确定下来，她态度随即为之大变，什么恐惧，什么犹疑，全